

聖言誦讀聚會 (Lectio Divina)

4/5/2017

耶 1:5; 詠 139:1-24

我還沒有在母腹內形成你以前，我已認識了你
我讚美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

耶 1:5

^{1:5} 我還沒有在母腹內形成你以前，我已認識了你；在你還沒有出離母胎以前，我已祝聖了你，選定了你作萬民的先知。

詠 139:1-24

^{139:1} 上主，你鑒察了我，也認清了我：

² 我或坐或立，你全然認清了我，你由遠處已明徹我的思考。

³ 我或行走或躺臥，你已先知，我的一切行動，你完全熟悉。

⁴ 的確，我的舌頭尚未發言，上主，看，你已經知悉周全。

⁵ 你將我的前後包圍，用你的手將我蔭庇。

⁶ 這是超越我理智的奇事，也是我不能明白的妙理。

⁷ 我往何處，才能脫離你的神能？我去那裡，才能逃避你的面容？

⁸ 我若上升於高天，你已在那裡，我若下降於陰府，你也在那裡。

⁹ 我若飛向日出的東方，我若住在海洋的西方，

¹⁰ 你的雙手仍在那裡引導著我，你的右手還在那裡扶持著我。

¹¹ 我若說：願黑暗把我籠罩，光明變成黑暗將我圍包；

¹² 但黑暗對你並不矇矓，黑夜與白晝一樣光明，黑暗對於你無異光明。

¹³ 你造成了我的五臟六腑，你在我母胎中締結了我。

¹⁴ 我讚美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你的工作，千奇萬妙！我的生命，你全知曉。

¹⁵ 我何時在暗中構形，我何時在母胎造成，我的骨骸你全知情，

¹⁶ 我尚在母胎，你已親眼看見，世人的歲月尚未來到以前，都已全部記錄在冊表，都已全由你預先定好。

¹⁷ 天主，你的策略，對我何其深奧！你策略的總數又是何其繁浩！

¹⁸ 我若去計數，而它們多於沙粒；設若數到底，我仍同你在一起。

¹⁹ 天主，恨不得你能殺掉惡人，叫流人血的兇手遠離我身！

²⁰ 他們無法無天地褻瀆你，他們不忠不義地攻擊你。

²¹ 上主，憎恨你的人，我怎能不痛惡？上主，背叛你的人，我怎能不厭惡？

²² 我對他們深惡痛棄，視他們為我的仇敵。

²³ 天主，求你檢察我，洞知我的心曲；天主，求你考驗我，明悉我的思慮。

²⁴ 求你察看我，我是否走入歧途，求你引導我邁上永生的道路。

1. 詠 138 是一首智慧讚歌，既優雅又熱情洋溢。聖詠作者在讚歌的第一部分，先歌頌天主的**全知**（omniscience vv.1-6），以及他的**無所不在**（omnipresence vv.7-12），鑒察一切。作者渾身解數，用盡一切圖像和言詞，去讚美造物主的偉大。教父戴陶鐸（Theodoret of Cyr 393-466）論及天主照顧周詳的上智時說：「受造之物既是如此奇偉，可知造物真主有多偉大！」（*De Providentia*, 4）。聖詠作者沉思涵想，正是要探進至高天主的奧秘，「這是超越我理智的奇事，也是我不能明白的妙理」（6），卻發現他竟近在咫尺：「你將我的前後包圍，用你的手將我蔭庇」（5）。

2. 天主**知道一切**，而且常親近他的造物，萬物無所遁形。「上主，你鑒察了我，也認清了我：我或坐或立，你全然認清了我，你由遠處已明徹我的思考。我或行走或躺臥，你已先知，我的一切行動，你完全熟悉」（1-3）。但天主的鑒察並不令人感到壓迫，他的臨在並不是監視。然而，「上主的威容，卻敵視作惡的人」（詠 34:17），對這樣的人，上主絕不姑息。

天主鑒臨的最基本特質，就是為人帶來救恩，他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就如保祿引用一位希臘詩人所說的：「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他內」（宗 17:28）。

聖詠作者為了歌頌天主的全知，引用了多個有關「認識」的詞語，包括「鑒察」、「認清」、「明徹」、「先知」、「熟悉」、「知悉」、「明白」、「妙理」。眾所周知，聖經上所說的「認識」，並非一般理性上的「明白」和「認知」，而是認識者與被認識者間的共融互通：因此，在我們思想和行動中，天主都與我們很親近。

3. 戴陶鐸論及「這是超越我理智的奇事，也是我不能明白的妙理」這句話時，從自己的個人經驗反省說：「我面對自己，回到內心深處，遠離外間一切煩囂，靜心沉思自己的人性時，一想到這些奇妙的事理，即那可朽壞的肉性，與那不死不滅的本性間的和諧時，我全然降服於這奇偉之前，無法不心悅誠服。當我宣認造物主智慧無邊，並向他唱出讚頌時，我只能說：這是超越我理智的奇事，也是我不能明白的妙理」（*De Providentia*, 4）。

4. 繼續的一段（vv.7-12），作者用來歌頌上主的**無所不在**，他以生動的筆觸，描寫人如何竭盡方法也逃不離上主的臨在：「我往何處，才能脫離你的神能？我去那裡，才能逃避你的面容？」（7）人走遍每個角落，縱橫四海，「高天…陰府」（8），「日出的東方…海洋的西方」（9），仍離不開上主的面容。任何空間，以至最隱秘之處，上主依然無所不在。除了空間外，上主也充斥整個時間，無論是日與夜，上主都臨在，即使「黑暗把我籠罩…但黑暗對你並不矇矓，黑夜與白晝一樣光明，黑暗對於你無異光明」（11,12）。然而，這無所不在的鑒臨並非壓迫，因為「你的雙手仍在那裡引導著我，你的右手還在那裡扶持著我」（10）。

5. 默想過天主的「全知」和「無所不在」後，聖詠的下半部轉向天主最偉大的傑作——「人」，默想天主如何仁慈眷顧每一個人（vv.13-16）。作者由人在母胎中形成的一刻開始描寫。人雖仍在雛形，已獲得天主個別眷顧：「我尚在母

胎，你已親眼看見」（16），人那時並非一個純物質的胚胎，在天主眼中他已是具備完整獨立位格的一個人，是天主慈愛的對象。

作者描寫人是天主「在暗中構形…在母胎中造成」的（15）。天主就像一個陶工「塑造」藝術品一樣，這與創 2:7 所說的：「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一脈相承。作者也用「紡織」的圖像來描寫人的受造：「你造成了我的五臟六腑，你在我母胎中締結了我」（13），天主在母胎中，把人的皮肉筋骨、五臟六腑，細心的「締結」起來。約伯也用了陶工和織工的圖像，來描寫人的受造過程，他雖身受皮肉之苦，仍對此讚嘆不已：「你親手形成了我，創造了我；此後你又轉念想消滅我。求你記憶：你造我時就像搏泥，難道還使我歸於泥土？你不是將我像奶倒出，使我凝結像一塊奶餅？用皮和肉作我的衣服，用骨和筋把我全身聯絡起來？」（約 10:8-11）。

6. 古人的描寫最令人驚訝的是，他指出人尚未「成形」前，天主已知道他的未來，他是天主永遠計劃的一部分。「世人的歲月尚未來到以前，都已全部記錄在冊表，都已全由你預先定好」（16）。我們怎能單從已出生的人的角度，去判斷未出生者的生死呢？我們又怎能憑胎兒的生理狀況，決定他應否誕生呢？他們在天主計劃中已佔有一席位，是天主眷顧的對象！

天主對耶肋米亞說：「我還沒有在母腹內形成你以前，我已認識了你；在你還沒有出離母胎以前，我已祝聖了你，選定了你作萬民的先知」（耶 1:5）。天主的召選是在人「還沒有出離母胎以前。」保祿甚至說：「他於創世以前，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弗 1:4）。

這首聖詠好比一篇胎兒向天主唱的讚歌：生命何其偉大而奇妙！「我讚美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你的工作，千奇萬妙！我的生命，你全知曉…天主，你的策略，對我何其深奧！你策略的總數又是何其繁浩！我若去計數，而它們多於沙粒；設若數到底，我仍同你在一起」（14,17-18）。

7. 默想過人類生命的奇妙，和天主的全知全能及無所不在後，聖詠作者疾惡如仇的心（22），令他回看人間罪惡的事實，明白到天主的無限偉大和聖潔，與世人的罪惡勢不兩立，遂求天主連帶惡人一起消滅邪惡：「上主，憎恨你的人，我怎能不痛惡？上主，背叛你的人，我怎能不厭惡？」（21）「天主，恨不得你能殺掉惡人，叫流人血的兇手遠離我身！」（19）。

然而，天主的偉大奇妙，不僅在於他的創造，更在於他的救贖。他對惡人的忍耐是一個奧秘，這是聖詠作者不能完全明瞭的。天主自有他的計劃，他的救恩遍及普世：「他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瑪 5:45）。作者知道自己智慧有限：「天主，求你檢察我，洞知我的心曲；天主，求你考驗我，明悉我的思慮」（23）。他恐防疾惡如仇的心會導他誤入歧途，以惡報惡，以暴易暴，遂祈求說：「求你察看我，我是否走入歧途，求你引導我邁上永生的道路」（24）。

聖保祿若望二世說，創造者對每一個人特別愛護，「賦予他或她無限的尊嚴。」投身捍衛人類尊嚴的人士可在基督信仰裡找到此一投身最深刻的理由。能肯定人的生命，既不是在無望的混沌中，也不是在純粹由命運主宰或歷史不斷重演的世界裡漂泊，是何等的奇妙！創造者對我們每一個人說：「我還沒有在母胎內形成你以前，我已認識你」（耶 1:5）。我們是在天主的心中化育而成，因此，「每一個人都是出自天主的心思意念，每一個人都是被天主愛的、是被愛的、每一個人都是必要的。」（《你應受讚頌》65）

為我們大地祈禱的經文

全能的主，祢臨在於宇宙萬物，
以及最卑微的受造物中。

祢以祢的柔和溫婉籠罩天地萬物，
求祢傾注祢愛的力量，
使我們能夠保護生命及美善。

求祢使我們滿溢平安，
好讓我們能夠彼此以兄弟姐妹相待，
而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哦，弱小者的主，
請助我們拯救這世上被拋棄和被遺忘的人，
他們是祢的眼中瞳仁。

請癒合我們的生命，
好讓我們能保護世界，而非從中掠奪，
好讓我們能播種美善，而非污染破壞。

求祢打動那些只因貪圖利益
就犧牲弱小者和大地的人的心。

求祢 教導我們
發現萬物的價值，
默觀祢的化工時讚嘆不已，
並承認在邁向祢永恆光輝的旅途上，
我們與每一個受造物都是緊密相連。

我們感謝祢天天與我們同在。
在我們為公義、仁愛及和平的奮鬥中，
求祢支持我們。
亞孟。